

冶金，復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，真是學貫中西，世所罕有。

王師授課時，講述綽綽有餘，層次分明，敘理論窮根底，言操業示動作。當時抗戰，學校設備簡陋，教授操作狀況唯賴繪圖及動作表示，給予學子以深刻印象。王師講授之黑板工夫（能邊講邊繪詳圖，並註及動作）實極到家，兼及講述神情並茂，使聽者如置身於工廠境界，故王師講課本科同學皆不缺席，而高年級者尚有重臨再聽。

王師具有捷才，我記得有一次他和管理系楊教授的開玩笑對答。管理系楊教授我已忘其大名，但只記得大家都稱他渾號「YY楊」，諒因其大名的英文拼法中第一字母皆有「Y」；又因他患有痼疾，足趾全部向內歪斜約六七十度左右，穿有特製皮鞋，故亦不悉步履艱難，但因此他的渾號又變為「歪歪楊」，這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我們這位王教授，含笑問道：「貴頭日月同光，似在南，如在北。」因為王教授頭髮拔頂，光耀異常，「貴頭」諧音「龜頭」，以平越南北門皆有許多石碑由石龜承托，故曰：「似在南，如在北。」王教授聽了漫應道：「足下風雲莫測，看向西，偏向東。」當時，我們聽了莫不叫絕，哈哈大笑，蓋「足下」亦語寓雙關，看楊師向西步行，而其足偏向東也。

我們礦冶系是「礦」「冶」兼學，並不分組，不

過我當時是決定幹礦，但對冶也不馬虎，這是王師教誘所致，因此我的畢業論文雖然是礦，可是冶金我也不肯錯過這位名師指導的機會，乃自選一個研究專題——「精煉錫除銻之研究」，王師也欣然給我許多指導，完成研究，選載入我校「礦冶」專刊。

大陸陷匪，王師到了香港，我當時也在香港，因此時往訪候。記得有一次我與內子唐又貞邀請了王師，系友黃居仁兄，及龐錦垣兄全眷同作容龍別墅之遊，當時王師以有學生為伴同遊，神情極樂，無所不談，我們在別墅中午宴，攝影留念，興猶未盡，乃連夜宴為樂，我以專車邀請王師母，師母因有一眼廢且不良於行，未能同遊共飲。這是我與王師相聚最可憶念的一次。

去歲王師嵩壽，曾自己設計壽碗。分送兩只給我，「壽碗」為白磁燒製，徑大一二五公厘，碗上線線有寬六公厘黑色花紋邊，下緣有細線兩圈，正面為彩色國畫山水，背面有「同延壽愷」四個隸體金字，並鑄有「鈞豪持贈」及「丁未孟春」等行書金字。這是王師八旬定製的，特贈給我們作為誌念。

今年五月，復聞王師仙逝，睹物思人，悼念之情無已！吾師福壽全歸，應無遺憾，所有憾者，乃既見紅衛兵作亂，而未能及身親睹國軍收復大陸，安眠無錫故土歟？！

懷念王師鈞豪二三事

林鴻標

記得我第一次見到王鈞豪教授，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初春，在貴州的平越。那時他剛從雲南回到學校，穿着一襲絲質長袍，文質彬彬地踱向福泉山——那時的採冶系（後來才改稱礦冶系）大本營。當時，我們還是一年級的「新人」，沒有上王教授的課，祇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老教授，庚款第一期留美的博士，冶金泰斗，曾負責中央煉銅廠和昆明煉銅廠的籌建，大家對之莫不肅然起敬。

在一次礦冶系的集會上，我們聆聽他購了一段富啓地性的故事。「有一個下雪天，一個房子裡聚了好幾個人，房子外面來了一隻老虎，房子裡的人，有一位喂哩哇啦在叫，一位捲起袖子便衝出門去，赤手空拳去打虎，一位不慌不忙找了根木棒才關門出去，剩下一位在房子裡，斟了一盃酒準備欣賞雪中打虎的鏡頭。」王教授接着說：「你試猜猜看，原來在那房子裡的人，那是一位江蘇人，湖南人，廣東人……」他的言辭，抑揚有致，段落分明，給我們很深的印象，這可算是我上王教授的第一課。

後來，我們班上的冶金課程全由王教授擔任，他將許多繁複的冶金問題，有條不紊地抽絲剝繭，使我們學習起來非常省力，他引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冶金世界。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這句話很可以拿來形容王教授的講課，我們真如坐春風，尤其是他對於各種數據的熟悉，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，記憶力之好真

令人敬佩。

王教授對於同學的作業也是非常認真。他教我們的「冶金計算」，最後還有一大串問題，我們都很認真的一板一眼的演算，並且很用心的磨正交卷，的確花了不少工夫。大約是那批作業的整潔，贏得了王教授的好感，觸動了靈感，於是他老人家提起毛筆在我們的「冶金計算」作業簿的最後一頁批上了駢四對六的評語，就像國文老師批作文卷子一樣。在那一大堆噓噓成份、烟道氣體積，熱量多少的一大串阿刺伯數字中間，可以看看「之乎者也」一樣發生靈感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最難得的是，那四十多份卷子，份份都一例有評語，並沒有雷同的。由此可知王師對國學修養的深遠。

我們對於這一份經王老師品題過的作業，都非常珍惜，尤其是我的一份（用我家鄉特產的上白連史紙（這種紙在大後方不易找到）抄寫，加上王教授瀟灑的一手趙字，更覺名貴，決予珍藏。這份卷子為陳福光兄借閱，後來帶到重慶還我。為恐這份有紀念性的文件在戰亂中散失，我於離渝赴印前夕，曾特地將這本卷子和一本日記託班友吳啓錚兄帶去他家中存放，但二十多年我和吳兄東西流轉，迄未晤面，諒必那份東西還存在戈陽溪邊吳兄的上饒老家。

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畢業時謝師宴上的一幕。那天在座的，除王教授鈞豪外，尚有謝教授湛溪，王

齡謝世，噩耗傳來，悲何能已！回首前事，恍然如昨。緬懷老成，逐漸凋零，而我們這一批當年龍跳虎躍的福泉山的哥子們，也都兩鬢星霜，又將在這大時代中迷失，有負師友所期，言念及此，不覺泫然！

教授紹瀛，黃教授壽恒，陳教授茂康等多人。猜拳行令，非常高興。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諶教授忽然站了起來，講了一段藏在他心裡數十年，誰也不知道的秘密。他說：「當年他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，在校的老大哥會欺侮我這位『新人』，要『拖』我的『屍』，我很氣，心想報復。有一天薄暮時分，我一個人走在走廊上遇到一位學長，踽踽獨行，我想機會來了。輕走過去一看，是四年級的老大哥，於是一拳伸過去，隨即拔腳便跑，逃之夭夭。」諶教授一口氣用他的貴州官話有聲有色地滔滔不絕說下去。大家屏息靜聽，都聽得很清楚。最後，諶教授纔畫龍點睛，指着鄰座的王鈞豪教授說：「那位被我打的就是在座的 Dr. Wang。」

答案一點出，引起哄堂大笑。王教授也笑得嗑不攏嘴說：「原來是你！我一直還不曉得哩！」

於是有一位教授開腔，要諶教授道歉陪禮。

「要罰！一定要罰！」諶教授自行裁定「罰酒三盃！」

王教授謙遜地說：「算了！算了！幾十年都過去了，大家都上了年紀，還提它幹嗎？！」但諶教授一定要罰，自己滿斟三盃，然後離座向王教授立正，深深一鞠躬，隨即拿起盃子，一口氣喝了三盃。

於時，王教授也起立陪喝了一盃，相與呵呵大笑。

雖然二十五個年頭過去了，王、諶兩位教授的聲音笑貌，依然清晰地在我們的記憶中。但是，時光不饒人，現在王老師已以八十一歲高



影合家全師王與時港訪長學(二左)濤欽歷年四五
長學雄志崔及豪覃為另

思往事念先師

——穿岩越谷，要在那渺茫五雲中，吐出胸中萬丈長虹。

陳隆軒

民國廿八年初冬到平越，新生註冊不久，某日有人傳言王博士在土三教室作精神講話，欽仰已久，為睹豐采，並聆嘉誨，急往土三教室佔據有利地形，講題是「愛物與愛身」，娓娓道來，真是舌燦蓮花「……愛是人生的開始，也是人生的目的，沒有愛，便沒有人生，知愛物方知愛身，愛身者而後能愛人，愛社會、愛國家、愛整個人類。人類之愛，推及萬物，禽獸之愛，止於所需。如何愛物？如何愛身？衣不離身，愛衣為愛物之始，齒為健康之母，愛齒為愛身之始，三餐之後，不忘刷牙，不僅是為清潔自己，也是在啓發愛身之念，與會子三省異曲同工。起身作息，善待衣着，目的不僅愛衣，也是啓發愛物之心，所着長袍已歷廿五年，摺縫猶新，……而今抗戰艱苦，將來建國更難，諸君乃四方之英，將來責任匪輕，愛身而後國有人用，愛物而後國有物用，其勉之……：：：言獲在耳，時已移，事已易，東浮於海，一切全非。」

王教授是國內冶金權威，不在話下，國學根基之深，亦令人敬仰。我們的級歌（礦冶民三二級）就是王教授作詞，有幾句是：「穿岩越谷，要在那渺茫五

雲中，吐出胸中萬丈長虹」，寫盡礦人的偉大，也道出了王教授的胸襟。未盡所學，為國大用，懷志以歿。王教授之不幸，亦邦國之不幸也。

當日礦冶系兩大臺柱，諶教授終日聖人面孔，王教授則偶有談諧言行。某年校內運動會，有一個節目是王教授和英文教授 Miss 貝作四十公尺賽跑，誰得錦標，記不清了，中山場的歡呼，響徹了山城的每一角落。

思往事，念老師，悲從中來。翹首西望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縱有機會再訪山城，何處拜老師？徒增淚痕而已。

（上接第37頁）

國時，各位紅粉知己，爭相送別，餽贈紀念品達一大皮箱。志忠兄曾來我辦公室設法使各女友不去碼頭送別，以免臨時難以一一吻別，發生爭風吃醋事故，其左右逢源之本事，是否「祖傳」，則未可知也。志忠兄現服務世界最大銅礦公司 Kennecott Coper Co. 之研究部門，志望兄則服務 United Carr Co. 研究電子儀器製造，均卜居麻省 Lexington 城。